



小説著
葉清純

寒月小貓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紫薇系列 纯情小说精品

是作品集

紫薇系列

蜜月小猫咪

叶 雯 /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【辽】新登字 07 号

青春驿站之四
蜜月小猫咪
叶雯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）
金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20 万字 开本：850×1168 印张：70

印数：1—2,0000 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潘晓明 责任校对：白 玉

封面设计：田三采 版式设计：仲 实

ISBN 7—80527—694—3/I·161

定价：98.00 元（每册定价 9.80 元）

內容提要

为了得到这个职位
她使尽了全身解数
他如耀眼的骄阳
令她惊怯如一只试飞的小鸟
他惊叹于她的才华横溢
也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
却不敢走出内心深重的伤痛
携她描绘美好的未来
无数次的挣扎
令相爱的他们几乎失之交臂
情也？梦也？
爱的故事
永远令人痴迷……

1

当计程车“吱”地一声紧急煞车，萝芙立刻夺门到车外，冲到车前，匆匆塞了一张百元纸币到司机高高伸出的手中。

“不用找了！”她喘着气喊。

唉，这个礼拜剩下的几天，大概只能吃扁豆汤熬过三餐了。她心痛地把小皮包拥进背包里，赶紧横越人行道，直冲艺术学院的门口。

哈！好个幸运日！昨晚才刚刚庆祝她的二十一岁生日，今天就得起个大早赶来学校，即使只为了一件尚未证实的传闻……

几分钟前她才刚离开学校的分租公寓，丢下客厅里一群睡得乱七八糟不成人形的伙伴，他们在微亮的晨曦中就像一片模糊难辨的无名家。她在匆忙打点之际根本没时间仔细看，她猜有几个是室内设计系的学生；还有几个画家和雕刻师吧。不过里头绝没有一个是她的同班同学。

这可是个很不吉利的预兆。看来那件传闻是假不

了罗。她开始两步并成一步地跑上楼梯，顺手把颈背散落的几绺头发轻轻塞回缎带发圈里。想起昨晚，她忍不住轻笑起来。

昨晚可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生日宴会。而且，完完全全是出乎意料的惊喜。想不到淑琴和佩笛居然会费心为她张罗，制造出这样一场盛宴。老实说，昨晚她回到家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了，她一直在学校里忙着做毕业展的作品，到了九点，好不容易喘口气告一个段落，跳上刚到站的地铁，一心只想回家睡大觉。

她拖着沉重的步伐跨进门内，以为大概只有她一个人在家，所有的灯都熄了，整个房子黑漆漆的。她压根也记不得自己的生日，更别提庆祝了。后来，突然之间，屋里灯光全亮，灿烂的光芒欢迎着她，刹那间刺得她猛眨眼，接着一阵欢呼声震耳欲聋地包围了她。

“生日快乐！萝芙！”

“惊喜！大惊喜！你绝对没有想到吧！”佩笛咧着嘴笑，然后挥舞着一瓶香槟，一群嘻哈笑闹的客人早已从旁边房间蜂拥而出，挤满了整个小客厅。

每个人都到齐了，就连房东也来了。这八成是淑琴出的好主意，狡猾的淑琴。这样一来，她简直没办法把心里真正的想法说出口；其实她只想好好睡一觉，为次日养精蓄锐。

但是好友的盛情难却，于是她几乎整晚没合上

眼，陪他们疯了一个通宵。

好啦，现在总算赶到系馆了。此刻，她正冲过楼梯间转角，喘着气继续努力爬上三楼。

昨晚参加宴会的班上同学们，早在黎明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，她猜大伙一定都跟她一样痛苦挣扎了许久才能爬起床。她依稀记得淑琴临出门前在她耳边呼喊，她觉得时间还早得很，干么穷紧张，翻个身又睡了大约十分钟，最后她才举起手腕匆匆一瞥。

老天哪，整整迟到了二十分钟，她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蹦起来。通常迟到对她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，总有弥补的机会。可是，今天特别不一样哪。

这种传闻总会像星星之火一样，一旦爆发就迅速蔓延，不可收拾。首先，是一个校长办公室的秘书“不小心”泄漏了秘密，暗示公益芭蕾舞团有一组人员即将来参观系里的剧场设计工作室。究竟是为某出舞码征求 design 作品呢？或是为长期合作寻找明日黑马呢？没人知道。反正，光是这样的消息就足以让每个人兴奋得要命，大伙成天嘴上都在谈这件事。

后来这传闻又获得进一步证实，听说系主任很慎重地告诉教授们，教授们又分别传给助教和毕业班的学生。

“提早到场！服装整齐！表现出聪明伶俐、神采飞扬的样子！你或许会吸引某个大人物的注意哦！”

这就是大伙最后得到的唯一讯息。

他们班上已经有一两个同学找到工作了，有个人毕业后即将加入私人的剧团；还有一个人得到了台北南区一家电视台的聘书。萝芙也希望自己能找到这类的机会。

老实说，芭蕾舞团实在提不起她太大的兴趣。不过，有份工作总归有份保障。再过不了多久，他们这群剧场设计系的老鸟，就要变成社会中最新出炉的菜鸟了：湿粘粘的小手里紧握着毕业证书；腋窝里夹着个人作品集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漫无止境地穿梭在各大小剧场、戏院、制片场、摄影棚之间，寻找能有慧眼赏识他们的老板。

此刻，她突然脚步一滑，紧急煞住停下来。

那道通往拱形剧场工作室的双扇门已经关上了。她踮起脚尖，刚好可以从门上的玻璃望进去。

她的眼光正好和某个陌生人的西装肩膀碰个正着。

这下可危险了！她已经把这个工作机会拱手让人啦。

校长灰白的头发突然跑进她的视线之内，然后又不见了。她瞥见来宾有四、五位。啊，不对，只有三位。现在他们正走进一个工作区的隔间壁板内，所以她看得更清楚了。两男一女。另外两位是她们系的教授。

萝芙屏息等在原地，等待那群参观队伍完全走出安全距离之外，然后再冒险乘机行事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萝芙小心翼翼地轻轻推开门，从细窄的缝隙间溜了进去。只要沿着中央走道的边缘慢慢滑过去，她就可以顺利抵达自己的位置而不会干扰到大家。

雷铭的位置正好在入门处的角落，他的作品看来已经被那队人马大略浏览过一遍了。他一见到萝芙就低喊。

“嗬！不听话哦。调皮鬼！”他夸张地瞥着墙上的挂钟，露出不可置信的戏谑神情。

整个班上静得诡异，一反往常闹哄哄的气氛。其他同学都默默躲在他的制图桌后面，严阵以待。

“闭嘴！死雷铭，”萝芙轻声反驳，然后扮了个鬼脸，继续耳语，“他们参观到我们那排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他们才刚进去，队伍走得很慢，因为——”雷铭轻语，朝不远处下巴点一点，使了个眼色，“——他们正忙得分不开身呢，汪国威正在使尽浑身解数拍他们的马屁！”

“太棒了，正合我意！”萝芙松了口气。

她安心地朝雷铭闪了个微笑，然后，开始慢慢沿着来宾的背后，准备穿过中央走道，溜回座位。

大概是因为她两双眼睛太忙着盯他们了，当她转

弯要绕过雷铭的工作台时，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方向。她羊毛外套的袖摆，勾住了雷铭一罐制图墨水的瓶子。她还来不及考虑，就本能地猛然向前倾身，想要一把接住它，然而慌乱之间，她急促的脚步一滑，就失足绊倒在桌前，连带打翻了整张制图桌和桌上五彩缤纷的各种器材，接着她整个人不偏不倚地趴在整个桌面上。

“唉唷！真倒霉——”

她跌倒时发出高声的惊叫，长发和裙褂像一阵风似地飞扬起来，接着她“砰”地一声落地，狼狈不堪地躺卧在混乱之中。

整个空间陷入一片不祥的死寂。

雷铭呆在原地，像个大理石雕像一样。他的眼神不是投射在地上的她，也不是她掀起的一团混乱上，却是紧盯着走道的另一边。一向大而化之的他也紧张地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反应了。

萝芙缓缓地转头，从远低于水平视线的地板角度，抬眼一看。整支参观队伍，包括校长、系主任、助教、还有那三位公益芭蕾舞团的贵宾，全都已经从那块隔板后面冒了出来，个个吃惊地低头望着跌倒在地上的萝芙。

萝芙的眼神匆匆掠过系里那几张熟面孔，他们的表情既震惊又狼狈，同时在审慎考虑要如何处理她。她

接着撇开眼神，希望能找到一双同情的善意眼光。不过，那三张陌生的脸看来也大概是不知所措。

三人之中唯一的女士，也是唯一先有动作的人。她举起一双优美而高雅的手，用修长的手指掩盖住早已变成O字型的鲜红嘴唇。

然后，她身边一个矮个子的男士，向前走近萝芙，垂下他微秃的额头，亲切地向萝芙微微一笑。

“多么惊心动魄的出场方式！”

他说着并伸出手要扶萝芙爬起来。

但，萝芙的眼光，此刻早已转移到他身后那名男子脸上，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，全身像被钉在地上似的动弹不得。

他似乎超然而隔离，完全置身事外。他身材高挺，骨架强而有力，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的黑。当他低头望着歪七扭八趴倒在脚边的萝芙时，脸上简直是毫无表情，顶多是暗暗透露出一股无聊或厌烦感罢了。

他的脸看来有点眼熟，而且，英俊得教人心慌意乱。那种“英俊”绝不像一般公认的标准，而是含有一种比单纯的“好看”更耐看的气质，像是一股积极进取的挑战意味，甚至可说是一股侵略性的强制魄力。他那双深邃的眼睛拥有磁铁般的吸引力；还有他那宽阔颊骨；以及他那突出显目的高挺鼻梁，让他看来就像一匹威风凛凛的纯种黑马。高贵而优雅，同时骄傲而

自大，顽固而敏感。

这种种感觉，在他性感而生动的嘴唇上，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，同时还强烈的暗示一股原始的欲望、甚至野蛮、攻击……等等危险的意味。

此刻，他那两片性感的嘴唇，正轻蔑地紧紧抿成一条细长的直线。他那一双锐利的眼睛，正高傲地蔑视着她。

这个男人绝对不是纯粹的中国人。

他的体格，他的骨架，还有那双深不可测的眼光，让她直觉地做出这个结论。嗯，他一定是个混血儿。

瞧他那双深黑的眼睛，浓暗得有如天鹅绒的夜幕，或是神秘的热带沼泽。然而，在那池幽暗的深湖底层还隐隐放射出一丝冷如钢铁的闪亮光芒。此刻，这道冷酷无情的光芒，正把焦点全对准在她的眼睛里，集聚了强烈的威力，贯穿了她全身。她感觉一股寒意悄悄爬上背脊，让她忍不住颤抖起来。

然后，羞愧淹没了她。她全身激痛，觉得好丢脸、好羞辱、好挫败。她是不折不扣的大傻瓜，笨手笨脚的呆头鹅，自取其辱的丑角。她从他眼里就看出来了。她样子难看，奇丑无比，俗不可耐，粗鲁无礼……

哦，天哪，一团糟。看她制造的这场大灾难，她简直羞得无地自容。

他此刻轻轻扬起下巴，然后撇开眼神，更加肯定

她的印象没错。当他转过头去，她匆匆瞥见他的侧影。天哪，那道侧面轮廓简直完美得无与伦比，美得让她心痛，让她欲哭无泪。

突然间，她震惊地恍然大悟。她想起曾经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了。去年一整年，在地铁通道旁和车厢内贴满的每一张海报上，在她翻阅过的每一份报章杂志上，这张脸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每一种大众媒体上，到处看得见。

如今，她亲眼看到他本人了，面对着他真实的血肉之躯，她依旧有当时从平面照片上得来的第一印象。他在那些照片里总是习惯半侧着脸，强烈而专注的目光射向前方，仿佛他永远是怒目瞪视着镜头和闪个不停的镁光灯。

萝芙记得每回见到这张脸，纵然是印刷在死板板的平面上，却总觉得他是活生生在她面前。那股神秘难解的力量总是紧抓住她的心，让她激动不已。

此刻，那股记忆犹新，她同时还感到一股比以前更震撼的力量，似乎直接震荡她的灵魂，直抵深处。

她不断地发抖，冷意在全身蔓延。然后，她回过神来，才惊觉到眼前的矮个男士还弯着腰，低着头，伸出援手在半空中，等待着她。

萝芙赶紧爬起来，不断地连声抱歉，接着连忙抚平身上的裙子，把散乱的发丝拨到脑后，然后顺手把

雷铭的墨水瓶捡起来。

“我很抱歉，我实在很抱歉。”

萝芙赶快朝校长的方向恭敬地致意。在这么重要的贵宾面前惹出这么一场混乱，校长早就涨红了脸。

她接着转向雷铭。

“我没有弄坏什么东西吧？”

她压低声音轻语，她的脸仍旧羞得鲜红。

“只有你的面子。不过，别担心！‘淘气阿丹’。至少，‘他’注意到你了。”

雷铭朝她眨眨眼睛，然后，开始弯腰收拾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她转头望向那群参观队伍，他们已经纷纷转身离开，校长继续开始护送来宾前进，还好他们没听见她和雷铭的谈话。她真是羞死了。

“我来帮你把东西清理干净。”

萝芙弯下腰来准备帮忙，她向雷铭耳语提议。现在她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，萝芙。他们早就看过我的作品了，反正这里也没什么东西弄坏。所以你只管回你自己的位置吧，快一点，他们随时就会到你那儿了。”

“天哪，经过刚才那么一下，我想我实在没办法再面对他们了。”

萝芙轻声呢喃，又回过头瞥了他们背景一眼。

“白痴——赶快回去。”

雷铭坚定地催她往走道前进。

“那是萧克伦吧？对不对？”

萝芙朝参观队伍点点头，仍不愿离开。

“当然。”雷铭的语气突然有点悲哀。

“他对你说过了什么？”

“一个字也没有。”

雷铭看来就像被一只大老虎抓得遍体鳞伤，但没过多久他就从垂头丧气中恢复过来，习惯性地耸耸肩。

“反正不是我要的舞台。我喜欢平静的生活！”

萝芙向他微微一笑，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，小心翼翼地悄悄沿走道摸回自己的工作间。

那群贵宾此刻已经参观到她隔壁桌了。他们正在询问那个女孩的作品。还好，负责发问者是刚刚那个很殷勤扶她起来的矮个男子。虽然，她听不清楚他在问些什么。

那人声音时高时低，然后他停顿下来，系里那群教授发出一阵阵笑声。接着，隔壁的莉娜说了句什么，那人立刻回以一连串高速炮似的问题，反应灵敏而机智。

现在，萝芙大致已猜出那矮个男子是谁了。

苏尔凯。他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剧场设计师，这

回一定是担任萧先生的艺术指导。看来传闻没错。他必定是来找个见习生，训练为长期的助手。

可是，萧先生为什么会亲自露脸呢？难道他对整个剧团从上到下的大小日常琐事都亲自打点吗？连这种招收新成员的芝麻小事都得担心？他一定是精力过剩。这不晓得是他的习惯？还是特别的兴趣？

管他呢！

萝芙低头，开始检查自己的作品，做最后的修饰。她感觉脸颊仍有点热，赶紧专心把工作台上的小模型修整到更完美的状态。

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周里，他们展示的作品是积聚三年来辛苦学习的成果。整个班上分成六组，各自制作不同的展示主题，有剧场的舞台设计，还有电视影集的布景设计，以及一些完全实验性的计划。

后者正是萝芙制作的题目，当初她还为此兴奋得要命，认为可以大展身手，将自己的设计理念自由地表现出来，不必受客观环境的各种限制。然而此刻，望着这件日夜忙碌做出的辛苦结晶，她却咬紧了下唇。

她自认这是她三年来最棒的作品。可是她知道它在一个像苏尔凯这样的顶尖专业人士眼中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印象？

萝芙的心扑扑跳，她越来越紧张，紧张地伸手抚弄身上的服装：把衬衫再紧紧塞进腰间的宽皮带里，调紧

皮带，再检查衬衫领口下方那颗老忘了扣上的扣子，免得穿帮。然后，再用手反复拨弄她深棕色的鬈发，把发圈扶正，希望尽可能给人干练的印象。

唉，没用啦。

今晨她特意挑了件暗紫色的麻纱长裙。她还绑了条薄紫色的发带，甚至连身上的羊毛外套都是熏衣草的淡紫色，这是一位念时装设计的好友亲手织成送她的礼物，她一直很珍惜它，视为她的幸运服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来仪容整齐、礼貌大方。

好啦，她现在也不必再麻烦了。没有用啦。

萝芙闷闷不乐地皱皱眉。像刚刚那样摔跤趴倒在地，早就给大家看见她长裙底下的彩色长统斑马袜啦，天晓得还有什么？唉，她真不敢再想下去。

那阵低语声突然之间越变越大声，萝芙紧张地猛抬头，发现参观的队伍已经走近她的车间，那群贵宾正纷纷就定位，围在她的作品前。

“葛萝芙！”

校长宣布她的名字，声音阴森森的，教她不禁心惊胆跳。他死气沉沉的态度，暗示着他只想尽快带过这张桌子，继续进行下一位学生的介绍，免得待会又要面对一场大灾难。

不过，她那位矮个的救星立刻向前一步，靠近她身边，向她露出亲切的微笑。